



中国首部【醋文化小说】

雨城◎著

大醋坊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中国首部「醋文化小说」 雨城◎著

大醋坊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醋坊 / 雨城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0.5

ISBN 978-7-5057-2724-3

I. ①大… II. ①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3828号

书名	大醋坊
作者	雨城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毫米 16开本 16.25印张 225千字
版次	2010年6月第1版
印次	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724-3
定价	2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人物表

- 褚永丰 恒昌源记醋坊老板，褚家老二，三十多岁，一个不得已做了老板的读书人。长得白白净净，浓眉细眼，身材较瘦。
- 方素芸 原为褚家长子褚永仁之妻，看上去像二十七八岁的样子。
- 范萱飞 老太太的侄女，褚永丰的姨妹，二十岁出头，还是个学生。
- 洪小翠 褚永丰之妻，二十多岁，鸡零狗碎的小女人。
- 姜廉良 茂达记醋坊老板，快四十岁了，一个典型的商人。
- 褚永时 褚家老三，褚老太爷与烟花女子所生之子，三十岁刚出头，总觉得褚家亏欠了他。
- 陈宝生 恒昌源记青年帮办，二十多岁。
- 褚永仁 褚家长子，三十多岁，后精神失常。
- 怀 特 居于镇江的英国商人。
- 老太太 褚永丰之母，七十多岁。
- 老太爷 褚永丰之父，近八十岁了。
- 田家冬 恒昌源记老醋工，六十多岁。
- 匡老太 曾为烟花女子，褚老太爷的相好。
- 琼 斯 英国驻镇江领事馆商务参赞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风云乍起	· 001
第二章	次子承家	· 023
第三章	夜色如醺	· 055
第四章	怨起萧墙	· 073
第五章	世事如局	· 087
第六章	三女之争	· 101
第七章	欲挽将倾	· 117
第八章	穷途之计	· 133
第九章	借道求存	· 159
第十章	新祸迭出	· 183
第十一章	纷乱匪夷	· 205
第十二章	五味人生	· 231

第一章 风云乍起

醋根是一代代传下来的，做醋人每蒸一次稻米，垛都要用醋根在米垛堆上四处播插，陈年醋根在垛里发酵、散渗，每一垛蒸好了，再从垛底收集稻米，与旧醋根混合了收入小坛，以备下次再用。

—

天色熹微，冬日的镇江城还沉浸在睡意蒙眬之中，街上弥漫着霜雾气，间或有一两个起早赶路的人从街上匆匆走过，街两边店铺商号的排子门紧闭着，都还没开门迎客。江上隐约传来洋人的“小火轮”驶过的轮机声，大大小小的篷布帆船在江中悄无声息地行驶着，远看去，20世纪初叶的长江下游如同一幅灰蒙蒙的水墨画。

这时，一阵喧闹从离江边不远的大北路褚家大院那边传来。

镇江人在弥漫全城的醋味中听到褚家大院那边的喧闹声越来越大，有那好事的便披起衣服站在天井里或出门侧耳细听。这些日子从上海铁路沿线一路传过来流行性感冒，很多人都发热咳嗽了，城东福音医院的停尸房里甚至还停了几具因此送命的男女尸身。老百姓们不禁有点恐慌起来，好在镇江城乃醋城，得醋之便利，于是纷纷用起了祖上的老法子：家家户户在煤炉上将一罐罐鲜醋烧沸，而后倒入堂屋敞口的大碗里，紧闭门窗，让醋味在空气中飘散熏染，杀灭病菌，达到预防感冒的目的。烧醋一日进行数次，深夜凌晨亦复如此，故而近来整个镇江城到处飘荡着有点刺鼻的醋味。镇江人早就听说做醋的恒昌源记褚家要娶媳妇，只是一直未见动静。今晨许多人起身往堂屋的醋碗里添加醋汁时，不少人忽然听到了大北路那儿传来了声响。不过情况好像不大对，仿佛有些吵闹夹杂其中，而且越来越杂乱，越来越激烈。

褚家大院青砖黛瓦坐南朝北，前店后作，三进大院，后面连着一个足有二十多亩的垛场和醋作坊，再往后，也就是南边，便是古京杭大运河。京杭大运河经历了一次改道，到清末时，主要的航运功能已移至镇江城东边的新京杭大运河了，古京杭大运河成了城里的内河，褚家在河的北岸建有石阶码头，运进稻米并运出成品香醋。码头一侧有一排歪歪斜斜的破瓦屋，那里面住着包括老醋工田家冬在内的百十号醋工，他们的肤色呈棕酱色，似乎已被常年的醋气熏成这样子了。今天是腊月二十，这些看上去苦大仇深的醋工们再也憋不住了，仿佛要把全部的醋气、酸气、怨气全都释放出来：一年的工钱拖到现在还没发，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！

这些日子，褚家上下好像对醋工们的情绪全然不知，也没见老太爷正儿八经给个话，一家大小、里里外外全在忙着给那个傻乎乎的老大褚永仁娶媳妇。

褚家到处张灯结彩，透着喜庆的红色，内外房的门窗玻璃、各种瓷器、大小杯碗盆碟全都用好醋擦抹得光亮可鉴。每间房均用铁锅盛醋，生火烧熏，以杀菌消毒，空气中的醋味无处不在，既刺鼻又让人呼吸爽快。

黎明时分，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，褚家内院沉重的核桃木大门打开了，一帮去乡下迎亲的人正要出发，忽然见眼前黑压压的一堆人，再定睛细看，原来是外院住着的醋工们。老少醋工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，就那么瞪着眼注视着褚家人。

老太爷也早早地起来了，无论如何今天是褚家娶长媳的大事，他虽帮不了什么忙，但作为恒昌源记的老板、褚家的老太爷，他总要前后调动调动，拿拿主意。忽听人来报前面大门让人给堵上了，于是他连忙赶了过来。他在别人的帮助下挤到最前面，不看则已，一看让他大为惊讶，想不到带头堵门的竟是已在褚家待了几十年的田家冬。他大为光火，觉得谁都可以领这个头，但这个人不可以。当年田家冬家中遭了灾，父母都得了麻风病，村里人将他的父母强行从家中拖走，

像送瘟神一样赶到江中荒岛上，差点儿没把他也绑起来送了去。他一人逃到镇江来投奔亲戚，可亲戚没找到，自己却饿昏在街边，多亏了老太爷的父亲把他救起，将他带到褚家。后来就留他在褚家学着做醋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垒垛做醋，烧坑火，他成了恒昌源记后作的一把手。褚家待他不薄，他也好像是一棵树似的扎根在恒昌源记了，千想不到万想不到，这棵树却带头摇晃起来了，而且不早不晚，偏偏是在褚家娶亲的时候。这一摇使得老太爷的心也跟着摇晃起来了，觉得这个家、这百年的醋坊仿佛也跟着摇晃起来了。

驼了背的老太爷披着夹袄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家冬，你这是干什么！干什么！”

田家冬个子矮矮的，面孔上满是皱褶，弯弯曲曲的皱褶仿佛都是醋糟铸成的。面对老太爷的责问，他并没有觉得羞愧，而是圆睁着牛眼似的眼睛迎着老太爷说：“老板，快到年关了，伙计们一大家子都等着带工钱回去买米买面呢！”

“那你也不能选这个时候啊！”老太爷高声说，竭力想把腰直起来点。但常年的操劳使他的腰直不起来了，他摇晃着，仿佛快站不住了。

“其他时候你不理睬呀！”田家冬回道。他袒着破棉袄的领口，腰间扎着一根灰色的布带子。

“那你也不能带这个头啊。”老太太边说着边颠着小脚，也从内院过来了。

“我不带头哪个带头？事情都是我带着大家干，以后干事情还要靠大家呢。”田家冬没好气地回老太太说。

“老板，你快给个干脆话，工钱给还是不给？天寒地冻的，我们一家老小都在家等着呢！”三根子在人群中叫道。

“我要是有钱给大家，我为什么要捂着不给？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连买稻粮的钱还都欠着哩。”老太爷伸出干枯的手比划着说道。镇江醋是米醋，早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就有记载，做醋必须要用上好

的糯米、粟米作原料，并且米粒要个大浑圆，差一点都不行。用作填充料的则是麸皮、稻壳。这与北方醋有很大不同，北方醋一般都是以高粱、大麦、玉米、豌豆作原料。褚家做醋基本上可以算是近代镇江醋兴起的头一代，从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了，方子就是从《本草纲目》里看来的，这么一代代地做下来，对头一道工序里关键的“米”，从来都没有忽视过。可这些日子却讲究不起来了，连米钱也欠了米商好久了，说穿了还是一句话：醋坊经营不好，没钱了——这一点老太爷没有说假话。

前面站着的徐锁哎挥手嚷道：“我们不管，除非让我们都饿死冻死！没钱的话，就把你娶媳妇的钱物拿出来，要不你就不娶什么媳妇！”

老太太一听这话急了：“说这话你也不怕遭报应啊？褚家娶这媳妇容易吗？锁哎，你怎么这么缺德哪！”

“你骂哪个缺德啊？你个老妖婆！”锁哎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他本来就是在街头混的，旺季忙了，他就到各个醋坊做季节工，闲了，他就外面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，这次醋工闹事，他可没少在背后煽风点火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段时间醋工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到了极点，再听说褚家要娶女人进来就更不平了，女人娶来是干什么的？是让人操的，让人快活的，是给褚家传宗接代的，是让褚家老大那个木×下种的，就像是给醋米垛下醋种一样。这让醋工们有了联想，要知道，他们离家别口的，也有好长时间没碰女人了。

同在一个院子，一边是醋工们饿着肚子，天天就喝两顿稀饭，一边倒有人可以美滋滋地操女人，这让醋工们受不了，再要是弄出什么响动来，传来女人叫床的呻吟，那还叫寒冬腊月睡在草席上的醋工活不？所以说是要工钱，但也有潜在的意念左右着人们的行为。

借着褚家迎亲队伍将要出发的当口，醋工们忍不下去了，他们从狗窝一般的破屋里冲出来，把内院的大门给堵了。

“日他妈妈的！”徐锁哎发出一声喊。他突然从醋工们中间钻出，不由分说，带头向内院新娘子房跑去。他发现老太爷一出现，大家的情绪多少有点软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说不定就会让开一条路让迎亲的人出门去。再说众人都堵在门口算个屁啊，这都不算真闹事儿，要闹就要往狠处闹，往要命处闹。别人怕，他不怕，别人顾面子，他不需要顾什么面子。听到老太太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缺德，他正好有借口了，所以他像条疯狗似的蹿了出去。

众人见有人带头，便乱纷纷拥挤着也向内院奔去，只留下几个人依然堵在门口不放迎亲的人走。

压抑与不满的力量是很难阻挡的，穿着单薄的醋工蜂拥着、冲撞着在破晓的晨光中向新房跑去。他们要毁了新人打滚交媾的地方。

徐锁哎的脑海里晃动着新娘的影子，他见过那个长相俊俏的女子。那女子名叫方素芸，虽说是个乡下女子，却与褚家往来密切，当年褚家还在乡下开糟坊时，还是个小丫头的她就在糟池边上蹦蹦跳跳。小丫头和褚家老大没说过几句话，却和老二褚永丰很要好，小时候也没什么顾忌，甚至见过老二掏出小鸡鸡往醋糟里尿尿。说起做醋，一般得经过酿酒、制醋、淋醋三大工序，早先的古人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谈不上以酸或甜调味，后来有人把梅子捣碎了取酸汁调味，从上古到北魏能找出二十来种取酸汁调味的办法，这在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·作酢法》里全都记载过。最早除梅子醋之外，还有饴醋、糟醋、糠醋、桃醋、大枣醋等一大堆，不过没有一种方法成了形，也没有人专做这件关乎人口味的事，直到后来有人用弃置的酒糟加水做醋，醋这东西才成了一个专门的佐料。这种闻起来焦香刺鼻、到嘴里酸入牙根的水货，先叫醢，又叫酢，还有叫苦酒的。历久以来，酒坊和醋坊总是开在一起，清代以前江南一带的醋坊就是酒坊，酒坊就是醋坊，或者干脆就叫糟坊，既做酒也做醋。褚家单单把醋当回事，也就是清末前后的事儿，大概就因为那一段时期醋的生意比酒的生意要好做一些——吃醋

并用醋做一些问病之类事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醋买卖要做大，在乡下当然不行，后来褚家进了城，在城北花九千九百两银子买下了现在这块地，那醋味便由镇江城二十里外的小村子飘到了江南重镇镇江。从清末到如今，大北路一带常年醋味飘荡。醋味便是镇江的味儿，连京城宫里都知道镇江醋好，老佛爷吃九鲜饺子，绝对是少不了镇江醋的。

虽说褚家进了城，但和乡下还有着联系。大院的男男女女都见过那个走路老是低着头的方素芸，她家是东乡的种粮大户，她总是借着跟阿爸进城送粮讨款的机会到恒昌源记来。她生得很好看，圆盘脸，眼睛水汪汪的，皮肤白而细腻，说话幽幽的。

不过和她要好的褚家老二褚永丰已早早地成了亲，老婆叫洪小翠，长得虽小巧，但却整天咋咋呼呼的。小翠家也是东乡的，老太太一直很喜欢小翠，早就和小翠爹娘私下里说下了这门亲。古板的老太太一向不怎么看得惯方素芸，在她眼里，方素芸虽然长得很端庄温顺，不多言不多语，可老太太看她天生就是一副偷人相。老话说“脸上绷绷，偷人的祖宗”，意思脸上绷着仿佛很守本分的样子的女人，其实是偷男人的角色。

而且老太太觉得从属相上看，二儿子永丰与素芸一龙一虎，属相不合，与洪小翠则一龙一马，属相相合。不过，二儿子永丰遵母命草率娶了小翠并不开心，觉得当初应该坚持不成亲，起码不该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母亲。但后悔已经晚了，在郁闷的生活中有一个影子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，成了挥不去的东西，可现实又无法改变。他开始心灰意懒，家里也待不住了，后来索性一人去南京上学读书去了。

永丰听到吵闹声原本是不想起来的，他弄不懂，将近两年之后，自己心中的那个影子居然要嫁给自己的大哥，这事儿他一直没机会和那个影子当面谈。老太爷、老太太也一直对那个影子没有好印象，但永丰弄不懂如今父母亲怎么又让影子嫁进褚家来了。

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，哥哥要结婚，做弟弟的这两天还是不得不回来了。回来以后他只好极不情愿地与老婆睡在一张床上，一连几个晚上还是小翠主动，他才和老婆做了那事儿。好久没那事儿，人还真累。按说今天家中迎亲，他和老婆都该早起，但小翠一直躺着不起，永丰要早起也被老婆拦住了，可能也就因为大哥要娶的是他心里那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吧，不痛快恐怕是难免的——身边的小翠看出来了。

再说大哥永仁，这位褚家长子生性懦弱又怪异，平常与人打交道连个话都说不周全，傻乎乎的还老发火，常做些一般人做不出来的事。按说褚家在镇江城也算大户人家了，可但凡像样人家的女儿都不愿嫁给他。婚事一直拖着，末了还是想到了方家。没想到与方家一谈，方家爹娘还未表态呢，女儿素芸倒抢先点了头。双方父母再一对八字，一牛一马，还蛮配的，于是这桩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。

在这个冬日的清晨，褚家这边被自家的醋工堵了门，而乡下那边还浑然不知。方素芸一身江南新娘的装束，头顶红头巾，早就坐在弥漫着木板味与稻米味的闺房里等待，可是左等城里下来的队伍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她的心里不禁烦躁不安起来。

素芸上身着琵琶襟绸缎红夹袄，下身穿红百褶裙，系于腰间的红丝飘带上挂着一只纯铜响铃，人一走动，响铃便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

脆响；乌黑的头发用红绿彩丝盘成发髻，上面插着闪着许多光星子的银簪，圆脸盘上略施胭脂，愈发显得好看动人。此刻她在一张凳子上坐下，将红头巾摘下来放在一边，低头眨动着双眼皮的大眼睛，闷不作声。按照当地风俗，天色完全放亮后再接新娘就不吉利了。

太阳上了树梢，方家的院子里到处都亮堂堂的。

素芸爸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唉声叹气，素芸妈不知已去门外的大路上看了多少回，连方家的大黄狗也焦躁不安地在院子内外转来转去，蹿进蹿出，它好像也知道家里有大事——这家的女子要离家而去。素芸是摸着这条狗的脑袋长大的，她本来要把黄狗也带到褚家去，可她爸不肯，说狗老了。这条名叫“黄哎”的老狗正好蹿到素芸爸的脚边，素芸爸正烦着呢，他飞起一脚踢中了“黄哎”的肚子，“黄哎”怪叫着夹着尾巴溜到一边去了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！拿狗撒气。”素芸妈斜睨着素芸爸，她是一个温婉又能干的女人，素芸的性格蛮像她的。

素芸爸吼道：“瘟狗，跟着烦！”

“你就是不想让素芸嫁到褚家。”素芸妈说着，在一张小凳子上坐了下来。

“哪个说的？”素芸爸瞪着眼说。

“老大老二还不是一样，人家戏里还有姐妹易嫁呢！”素芸妈喃喃自语道。

“那要看看是个什么人。”素芸爸闷声说。

“什么人？有鼻子有眼睛，有膀子有腿。想嫁老二呢，总不能去做小吧？”素芸妈道。

“屁话！”素芸爸道，“除了褚家就没别人家了？你姑娘是麻子、瘫子？嫁不出去了？”

“可镇江城里像褚家这样富实的有多少？不为别的，也要为你姑娘今后的日子想想。再说了，她自己都答应了，都到这会儿了，你还发

什么窝火哪！”素芸妈说着说着掏出手绢抽泣起来，院子里素芸的叔叔婶婶、舅舅舅母的都过来劝。

素芸在屋里听到外面乱哄哄的，忽然在房里嚷道：“不嫁了！”

紧接着，就听她的房门“嘭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三

后院的永丰夫妻俩明明已被吵醒了，可他们却躺在床上不起来。永丰一方面心里不是滋味，另一方面也怕老婆捻酸吃醋。老婆知道 he 从小和素芸要好，素芸进门，虽不是做永丰的老婆，但日后免不了要常在一起，起码是在一个大院进出，同在一起生活。小翠心里本来就不舒服，丈夫若再要显得起劲儿，这坛子醋肯定要打翻，所以永丰一直故意对素芸进褚家显得不急不缓。这事儿素芸本人没有和他单独谈过，不过他一听说是她是自己愿意的，也就猜到了她的心事。素芸这么聪慧俊俏的女子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和个傻子在一起呢？明摆着是冲着 he 来的。

听到外头闹得不行，像闯进了一伙强盗似的，长得白白净净、眼睛细长的永丰打开房间里的电灯——他有了穿衣出房间的理由。小翠听到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，也就不好再拦着丈夫不让他出房间了。

就在永丰夫妇还在房间里犹犹豫豫地打算要不要穿衣服出去的时候，褚家对街的姜家已派人将褚家的事告诉了城里城外、大大小小的醋坊老板和粮老板，夸张地说褚家有钱了，有了一大笔钱。

褚家所欠的钱不是一家两家，尤其是那些粮老板，少则一万斤粮的钱，多则十万斤。听了本城第二大醋老板姜廉良派人传来的话，大小老板们衣服都来不及穿戴齐整，就顶着寒风出门往褚家赶。他们听

姜老板的人说，褚家老二通过南京等地钱庄的什么关系，借来了一万大洋，此刻被自家醋工堵在了门口。

那一拨人还在路上的时候，褚家这边已经很吃紧了，醋工用扁担砸坏了迎亲的花轿，老大永仁被人从高头大马上拉了下来，新礼帽滚落在墙角，被踏扁了。

闹事的醋工来到内院，正好与匆匆赶来的褚永丰撞了个正着。醋工们把扁担举成一片，领头的正是那个徐锁哎。

身板儿有点瘦削的永丰站定，怒目直视领头的徐锁哎。虽说他不太想过问家里的事，但作为家里的男人，家里出了事他还是不能不管不问。他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闹什么！”

“闹什么？”徐锁哎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，“拿不到工钱，借新房东西用用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还没等永丰回答，徐锁哎不由分说就拨开永丰带着人往前拥。

褚永丰被推搡着，但他仍冲到前面拦着众人：“你们……还有王法没有！”

“你才没王法呢！”三根子回永丰道。

“跟他啰嗦个×啊！”后面有人叫道。

众人杂沓着像一股急流似的往前冲，直至将永丰抵到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门口。

“且慢！”永丰腾出手来高举着，他意识到这是出大事了，他不能再顾忌什么，他必须得站出来！

这几年老太爷身体不好，精力不济，醋坊一直在走下坡路。一年多前老太爷把醋坊交给老大来管，结果醋坊不仅没有丝毫起色，反而雪上加霜，以至于到处欠债，连工钱也发不出来了。永丰一直是不打算管的，心想反正自己是老二，可以不管，而且他因为婚姻的事也搞得心灰意懒，不如乐得在外面玩玩。他觉得自家的醋坊就是再不行，

也不见得就倒掉，却不承想一步步直颓败到这步田地。

“慢点动手，不就是工钱吗？看在大家都是老工友的分上，我去取钱。该给大家的给大家，再少也给个盘缠钱。”永丰对众人说道。

昨天晚上褚家经过商量，东拼西凑凑了七百大洋，包了两个纸包，二百给迎亲的人带去作为“开门封”，五百准备等新娘进门作为“见面封”。

“你说话算数？”徐锁哎指着永丰的鼻子问。

“我到前面去拿一下，即刻就回来。”永丰说。

“好，就听他的，到时再冲进去也不迟。”三根子说。

永丰分开人群，快步往前院去。

“见面封”的五百大洋在厨房的蔡娘那里放着，蔡娘死活不肯给，永丰急得差点抽了那女人一个嘴巴，夺过银元就跑。

老大永仁听到前院的动静，赶来了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拿去给醋工。”永丰道。

“这是‘见面封’啊！”一脸傻气的永仁乱吼道。

永丰一把推开永仁：“见面封，见面封！你就知道见面封！”

他不理老大，拔腿就跑。

“新……新娘来了……怎么办……”永仁跟在后面喊，他急得满头大汗。

永丰头也不回地捧着那一包银元往内院跑。

到了内院堂屋，众人还在等他。

他分开众人来到板壁下，先把红纸包放在堂屋的条桌上，而后利索地动手撕开纸包：“这是‘见面封’钱。有家有口的，每人十块，打光棍的，每人五块。你们自己动手吧！”

这情况突如其来，众人反而不知所措了。醋工们平常和褚家老二打的交道并不多，印象里只觉得他是个读书人，不怎么喜欢管闲事。此时这位二少爷让他们自己拿钱，而且是褚家娶媳妇的“见面封”钱，要说仗义，这也够仗义的了。这么一来，反倒让吵着闹着要工钱的醋